

·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·

北京出版集团： 有故事更有情怀

□ 张鹏禹 郝泽华

北京西四十字路口西北角有座转角楼，上下两层雅致的木结构，红彤彤的门窗，吸引着来往行人的注意。这个挂着新华书店牌子的老楼，曾是北平大众书店的所在，也就是北京出版社的前身。

北京出版集团从这个小小书店走来，历经70年风雨，发展成年产各类出版物7000余种、新品3000余种、在北京和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出版机构。



冰心（前坐者）与编辑们

红色基因，让书籍与历史同行

1948年，“前店后厂”的北平大众书店开门营业。当时的顾客并不知道，这家书店是中共地下工作交通站。直到当时的书店老板郭铺于上世纪90年代逝世，尘封的历史才得以揭开。这段红色基因，为后来的北京出版社传承和发扬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北平大众书店更名为北京大众出版社。1956年“公私合营”，北京出版社在大众出版社的基础上成立。

“当时以出版教育类图书和日历为主，但编辑们始终将弘扬北京文化作为重要任务之一。”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在出版社研究室工作的杨良志说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出版社系统整理传统京剧剧本，1957年起陆续出版的《京剧汇编》106集，收录传统剧本499部，其中绝大部分剧目从50年代后期已绝迹于京剧舞台，是无可替代的珍贵资料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出版的重磅图书《北京古籍丛书》，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、典章制度、掌故轶闻、名胜古迹、诗词杂咏、人物传略、物产风俗的重要文献。杨良志介绍，其中富察敦崇所著《燕京岁时记》得来实属不易。该书清末本在琉璃厂被日本人抢先买走，著名北京史地民俗专家张次溪找到买主借书连夜抄录。后来，该书与潘荣陛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合成一册，由张次溪标点出版。

1978年，复牌的北京出版社迎来“黄金时代”。8月，东兴隆街的一座旧式木楼里，一本名为《十月》的大型文学期刊面世。《小镇上的将军》《蝴蝶》《高山下的花



上世纪80年代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

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除了主体民族汉族以外，还有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和汉族共同生活在一起。少数民族和汉族在共同熔铸中华民族的历程中，有着交融一致的历史命运。在总体文化上，呈现出诸多的共同性。这种共同性在多民族共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，体现得更加明显，吴道毅的《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》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。

《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》借鉴话语理论，将现代南方民族文学的思想意蕴归结为启蒙话语、民族话语、传统话语、阶级话语、救亡话语、主流话语、先锋话语、女性话语、生态话语等多种类型。由此可见，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话语，与20世纪汉民族文学话语类型有着一致性。

吴道毅始终把南方民族文学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现代历史勾连在一起，从南方民族文学的书写中，寻觅其与时代大潮一起起伏的历史脉络，以此建构起南方民族文

环》《黑骏马》《没有钮扣的红衬衫》《绿化树》等名篇都发表在这份杂志上，谢冕曾用《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》总结《十月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。

随后，《少年科学画报》《父母必读》《北京卡通》相继创刊，北京古籍出版社、北京旅游出版社、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、北京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北京出版社副牌社陆续建立。

1999年，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获批组建。2009年转企改制，更名为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。

文史见长，赓续京味文化根脉

前几年，编剧史航每天读一段金受申的《老北京的生活》，并在微博上发一段读后感，引起网友的兴趣，但很多人发现该书已绝版，买不到了。“我们意识到，在今天，原汁原味讲述老北京生活的书依然有不小的市场。这本书很快再版，6000册没多长时间就卖光了。”北京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立志说。

包括张中行《北京的痴梦》、周汝昌《北斗京华》、齐如山《北平怀旧》在内的“大家京范儿”等书系寻觅“京味”，旨在把老北京的风土人情、市井生活、北京人的讲究和烟火气留在纸墨之间。高立志说：“我们希望‘老北京’看了能在怀旧中获得慰藉，‘新北京’看了能了解北京、爱上北京。”

除了再版名家作品外，北京出版集团也努力发掘新史料，为完整地保留传统文



“大家小书”系列

化记忆努力。2016年，穆儒丐的《北京梦华录》出版，受到学界关注。作者1884年出生于香山健锐营一个旗人家庭，长期寄身于报业。书中大量旗人风俗的一手资料具有较高史料价值。一些学者认为，他应被视作曹雪芹与老舍之间满族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。“一些当代作家写老北京都是从文字到文字，没有切实的生活体验，这就需要我们出版人提供更准确的一手材料，还原历史。”高立志说。

《旗人风华：一个老北京人的生命周期》是一本用英语介绍北京文化的书。作者罗信耀1908年生于北京，上世纪30年代曾到美国，在埃德加·斯诺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。该书以主人公小吴爷爷去世、奶奶去娘娘庙祈福等经历带出北京的丧葬习俗、妙峰山香会盛况等，给读者提供了关于北京历史民俗尤其是满族风俗的准确描写。

人文社科类书籍出版也是北京出版集团的强项。以文史门类为主的“大家小书”系列，自2002年出版第

一辑后长销不衰，受到好评。高立志介绍说：“我们坚持‘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’，在学科上不断拓展社会、艺术、政治、法律等新门类。2013年，‘大家小书’系列只有40多个品种，目前已近180个品种。”

原创为本，助作家写出大作品

集团旗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是当代文学出版重镇，也是不少中国当代经典文学产生的摇篮。《平凡的世界》里孙少平、孙少安的故事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，至今印数已超过1700万册，长居中国各大学图书馆出借榜榜首。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累计销量超过400万册。2019年4月出版的《云中记》，短短数月，发行量已超10万册。

这些经典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，唱响了时代之歌，也见证着十月文艺出版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20多年间“原创为本”的不变初心。

现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韩敬群，1991年进入十月文艺出版社工作，当时，出版行业已走过黄金时代，“一下子进入到‘刺刀见红’的市场经济时代，在有限的原创资源面前，竞争变得激烈残酷。当时最常见的就是文学出版人聚在一起念苦经，觉得日子难过。”韩敬群回忆说。

不少文学出版社出于无奈“不玩了”，转向教辅、少儿类图书。但十月文艺出版社却笃信坚持原创就会成功，花大力气做原创长篇小说出版。开卷数据中，它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门类中始终排第一位。

近年来，十月文艺出版社不断挖掘、培养文坛新秀，助力徐则臣、付秀莹、石一枫、任晓雯等“70后”青年作家走上文学舞台，为文坛注入新鲜血液。

以徐则臣长篇小说《北上》为例，韩敬群说：“这本书在‘京杭大运河’概念尚未被关注、热炒前就开始了酝酿和构思。

在出版社建议下，运河边长大的徐则臣用了4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、阅读了六七十本书，最终写出了这部长篇小说。”徐则臣选择了两个关键节点，一是运河漕运功能被废止的1901年，一是运河申遗成功的2014年。“这里写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——旧邦新命。一个古老的国家焕发出新的活力，一条河流也是一样的。”

谈到最近出版的力作——阿来的《云中记》，韩敬群说：“汶川地震题材的作品很多，但真正能够留下来让人们记住的作品依然屈指可数。阿来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，我觉得这是文学该做的事。我经常说，做出版的最高境界叫‘毫发无遗憾’。当然，一定会留遗憾，因为出版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，但你得有一个目标。”

近年来，北京出版集团在企业办文学的创新路上积极探索，着力打造立体化“十月”文学品牌。承办“北京十月文学月”活动，借助十月文学院、十月签约作家、十月作家居住地等多样化的文学活动和机制探索，为作家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、创作平台。

“我期待中国作家能潜心写出匹配这个时代的伟大作品。我们出版人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汇注我们的力量。”韩敬群说。

（本文图片由北京出版集团提供）

探寻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书写

□ 周新民

学话语生成的历史共因。吴道毅认为，南方民族作家的创作，同样着力于传承传统儒家文化、道家文化。如苗族作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，传承了道家文化；回族作家白先勇的文学创作，常常流露出对中华文化的深深眷恋与回望。所以南方民族文学在回应现实社会生活、传承文化传统方面，与汉族文学有共同性。

发现南方民族文学书写中的“地方性知识”，也是《现代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研究》的重要内容。吴道毅充分挖掘了苗族、土家族、藏族、侏族、回族、彝族、哈尼族等民族独特的历史、文化传统、地

域文化、文化信仰与风俗习惯。他在把握民族话语时，并没有简单地割裂民族话语与其他诸种话语的关系，而是始终把握住民族话语为隐形，其他诸种语为显形话语的基本原则，很好地阐释了南方民族文学之个性和共性的统一。

从历史长度来看，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南方民族文学的文学创作，都被纳入到作者的研究视野之中，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南方民族文学话语特质的著作，它着眼于中华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建构，阐释了南方民族文学的共性与个性及之间的辩证关系。（作者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7月24日，教育部下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提出各高校至少应有一所图书经营品种、规模与本校特点相适应的校园实体书店，没有的应尽快补建，鼓励毕业生自主创办。

高校是高智商年轻人群聚集地，规定校园至少有一所实体书店，很有必要。本报也曾于今年1月4日刊登通讯《让书香温暖校园》及言论《高校要有容纳一家书店的肚量》，表达自己的主张，引发关注。

目前在很多高校，都看不到实体书店。一方面是不少人认为学校图书馆可以满足学生读书的需要，认识不到书店的作用；其次是很多学生热衷于手机、电脑等电子读物的浅阅读，导致纸质书阅读量下降。即便买书，也是图便宜图

门书，馆配来的图书也未必适合学生的趣味和需求。经典图书并不齐全，反而充斥了很多过时的、思想文字水平都较低的老旧图书。

除非是开架借阅，否则去图书馆借书就跟在网上购书一样，属于盲人摸象，面对无边书海却没有渔网抓着鲜活的“鱼”。读者看到的是片言只语的梗概介绍，看不到由文字和思想编织的具体质地。除了非常好学的精英学生，顺藤摸瓜，从一本延伸到各个领域，其他人很难找到自己喜欢又有益的书。而很多学生在长期应试生涯中，根本没有时间读课外书，没尝过读书的滋味，更没有建立起阅读习惯，你让他借哪本？买哪本？

实体书店就不同了。店面空间有限，店主无论是根据自身学识修养还是针对本

为教育部力挺高校书店喝彩

□ 小章

方便上网购书的的多，到实体店买书的少；其三，购买不活跃，再加上房租、水电、人工等固定成本，实体书店入不敷出，自身也难以维持。

教育部的力挺政策势必倒逼高校给书店留出建设、经营空间，为书店减免场地租金、水电费等日常运营费用或提供其他优惠，并支持、指导书店争取扶持政策和专项支持资金，这是大好事！展现了教育部门的担当。

有人疑虑，认为书店很容易建起来，但读者并不能依靠政策“赶”进来。知乎上有人调侃：“图书馆藏书那么多，你就不能借本书？电子商务这么发达，你就不能网上买本书？文青就文青，矫情就矫情，不看书就不看书，找那么多理由干嘛？谁说大学里一定要有书店，你来告诉我大学里书店有什么用？”

好吧，我来告诉你。

去过图书馆的人都知道，很多图书馆书籍更新速度很慢，看不到最新出版的热

校学生专业特点筛选，或是根据学生反馈调整，摆放的图书大多会兼具知识性、趣味性和时代感。

学生们课余时间路过，随手拿起翻阅，或者就能从各类图书中找到自己的菜——文史哲还是数理之美，又或者是逻辑。从一本到多本，由浅入深，慢慢意识到书籍的魅力，培养起阅读兴趣、阅读能力、阅读习惯和对图书的热爱。

所以说，如今的高校校园里，应该有实体书店一席之地。它不需要多高大、多美丽，却像灰色建筑群中的绿地，带来文化的气息，带来对生命美好的认识，让大学生们能突破专业和生活环境的局限，以开放的头脑广泛汲取人类积累的知识 and 智慧，成为知识储备完善、人格健全的未来接班人。



·言论·

金波：清浅之美犹穆穆

□ 本报记者 张稚丹



夏天在椋树下消失/树荫瘦了/树荫冷了/夏天在椋树下消失。

金波的诗，有人会觉得清浅，但

这些诗本来就不是给成年人看的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写道：在最单纯的形式中蕴含深层意韵，把沉重的打造为轻盈的，这很难。金波儿童诗主要面对的是幼儿，是还不能自己阅读的孩子，既要引起他们的兴趣，又要赋予意味，启迪心智，尤其难写。

从1956年写第一首儿童诗歌起，金波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鸟，歌唱了60多年。他的作品多次被收入中小学语文和音乐课教材。直到今天，孩子们还在唱着“蓝天蓝，像大海，白云白，像帆船。云在天上走，好像水里漂帆船。”2018年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了他的自选集《金波60年儿童诗选》，包括《白天鹅之歌》《萤火虫之歌》《红蜻蜓之歌》3册，共收录180首。

春夏秋冬四季，云、湖、月，小鹿、风铃、花灯，蒲公英、黑蚂蚁、野鸭子，在校外变温和的老师、闹别扭又分不开的小朋友……金波以儿童的目光观察自然，用细腻的情感律动触摸儿童心灵。

7月31日，在现代文学馆举办的金波儿童诗创作研讨会上，儿童作家张之路用优美的语言表达感受：“读金波的诗，就像行走在布满鲜花的小路上。走着走着，你就走进了大自然，走着走着你忘记了自己的年龄，像个孩子驾着小船遨游在花的海洋里，细雨微风、阳光和煦。”儿童作家白冰表示，金波的儿童诗能让孩子体会到自然之美、语言之美和情感的力量，学会诗意地生活，保持好奇心之对抗以后岁月中的倦怠与幻灭。



永葆童心的金波 百度图片

令人费解的是，作为大学教授的金波，一生却投注巨大心力为儿童写作。记者问他，这是出于兴趣还是责任？他回答说：开始是兴趣，源于妈妈唱的民间童谣，合辙押韵，好听易记。长大了，感悟到诗的魅力，就试着创作童谣体的诗歌，其中一部分被谱曲、传唱几十年，如《小红花》《云》。写了一段后，就有一种责任心，思考怎么写好。儿童诗首先是听觉的艺术，还要激发思考。一首短短的诗，能够常读常新，才是应该追求的高度。

“睁开眼睛看自己，已进入了老年；闭上眼睛看自己，还是个孩子。”满头白发的金波今年84岁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已入住老年公寓，每天所见所闻都与衰老、疾病、死亡有关。他感谢自己的天性和精神寄托，再一次体会到，儿童文学的写作意味着童年的回归，回归的不仅是童年的单纯和乐趣，还有童年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。向着童年做时间上的穿越是丰富的，厚重的。

“睁开眼睛看自己，已进入了老年；闭上眼睛看自己，还是个孩子。”满头白发的金波今年84岁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已入住老年公寓，每天所见所闻都与衰老、疾病、死亡有关。他感谢自己的天性和精神寄托，再一次体会到，儿童文学的写作意味着童年的回归，回归的不仅是童年的单纯和乐趣，还有童年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。向着童年做时间上的穿越是丰富的，厚重的。

其实风并没有吹过/花为什么落下来？作家曹文轩说，金波用他的诗完美诠释了诗与哲学的天然关系，证明文学可以收回被哲学遗忘的广阔主题。他对世界万物情谊绵绵，懂得文学之善与日常之善的巨大差异。所谓上善，就是看出世界万物的命运都是需要人用悲悯情怀去关照的。

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：金波老师的名字让我想起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，有句话叫“月穆穆以金波”。这是多美的六个字，月亮是宁和静谧的，同时又是明亮的，金波就像金色的波浪。我从这句看出儿童诗的境界，明亮、透明，但当夜幕降临，还有很复杂的调子。他的诗有魔力，能够让让人过目一下就烙印在心里。比如《花朵开放的声音》写道：我坚信/花朵开放的时候/有声音。它们唱歌/演奏音乐/甚至欢呼、喊叫。蜜蜂能听见/蝴蝶能听见/那只七星瓢虫也能听见/为什么我却看不见？我摘下的鲜花/已停止了开放。



《金波60年儿童诗选》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供图